

1984

中国小说年鉴



新闻小说卷

XINWEN

XIAOSHUOJUAN

中国新闻出版社

T247-5
1-04
14

008026

新闻小说卷

孔凡青 选编



女子学院 0031219

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4中国小说年鉴·新闻小说卷

中国新闻出版出版社

(北京朝外小庄北里二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印刷厂印刷

字数: 360.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6.5 插页: 4

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8.500册

特约编辑: 刘思谦

封面设计: 李正明

统一书号: 10363·007

定价: 2.90元

《1984中国小说年鉴》序

孔凡青

1984年，中国小说在不平静的文学航道上继续前行，留下一串串激扬飞越、五光十色的浪花。我们捧起一束奉献给读者，集成《1984中国小说年鉴》。

这是一套十卷本、三百五十余万字的编年体小说总集。它多角度、多层次地选录了1984年中国文坛（从大陆到台港）涌现出的有代表性的小说。我们分成十卷，绝无十全十美之意，只希望能反映出这一年小说发展的多样化趋势。多样化，也许正是这个小说丰收年的一个特殊标记，这是令人鼓舞的好兆头。多样化是一切快感的源泉，小说向多极、多元化发展，无疑是政治清明、经济文化腾飞的时代，人民群众千差万别的审美情趣得到初步满足的表现，是小说走向黄金时期的开端。

这一年小说作品浩如烟海，编选是个苦差事，也是一项富于创造性的劳动。我们尊重文学对生活那“富有诗意的裁判”的权威，也承认文学那“寓教于乐”给人以美的愉悦的作用。所以，凡能给人以某些思想启迪或健康的美感享受的作品，我们都给予应有的礼遇。

这套小说年鉴的编选工作，得到现代著名老作家沈从文、严文井的热情指导和殷切关注，他们又担任了小说年鉴顾问，这给我们极大的鼓舞与鞭策。十几位从事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

的中青年学者、评论家、编辑，参加了编选工作，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还有值得说明的，这套书中，不少卷的序言，都出自近年来文坛上初露头角的青年评论家之手，读者自会感受到那股年轻人的朝气。

编辑这类大型的小说年鉴，我们自知才力不逮、经验不足。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一个叫“小说研究会”的组织出版过一部小说年鉴，不很成功；这次，也许又是自讨苦吃。但这是一项事业，总要去尝试，总要去奋力开拓！

我们诚恳地期望海内外读者、专家不吝赐教。

小说化的新闻 新闻化的小说

——《1984中国小说年鉴》（新闻小说卷）序

孔凡青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无疑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又一个黄金时代的开端。文学出现向多样化发展的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这个年代，小说出现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新样式，它以无可质疑的真实度向纯文学的传统小说提出了挑战。这是一种记实体文学，有人称之为“报告小说”，有人说它是“实录体文学”。我们认为它是文学树上长出一株小说异种，是小说化的新闻，新闻化的小说。所以，故名之曰“新闻小说。”

西方一位美学家说过，“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如果不做偏狭的宗教理解，这话也许可以用来说明新闻小说发生发展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新闻小说，出现在中国小说从长期封闭凝滞走向开放发展的大背景下，它的出现符合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很象个暴发户，小说这个家族这几年兴旺发达，小说样式花样翻新。粗略看来，小说样式的“爆炸”，是按照两条线进行的：一是自身繁衍。简言之。微型小说的勃兴，雅俗文学自身派生的一些新样式的出现，都属此类。二是横向增殖。过去小说与科学结合，出现了举世瞩目的科幻小说，近年来小说与法律相亲，出现了方兴未艾的法制文学，如今小说又相中了新闻，自然便诞生了新闻小说。

新闻小说，是新闻与文学相结合的产儿。新闻与文学互相交融的关系由来已久。由于新闻不象文学早有其定型下来的各种古老形式，所以，最初新闻与文学结缘，还只能出现文学的新闻性因素。可是无论是西方或东方，人们都会感到有这个精灵在游荡。在古希腊英雄史诗的描述中，有它的影子；在中国古老的历史典籍《史记》、《汉书》的记叙中有它的踪迹；特别是在宋代笔记散文《癸辛杂识》、《东京梦华录》的大量篇什中，人们几乎看到了这个精灵的身影。报纸的出现，特别是结束官报统治、民报勃兴之后，新闻才有了自己较为完整的形象；同时，报纸使新闻、文学两家游离出来的那个不安分的、飘忽不定的文学的新闻性因素，得以发展成为定型的新闻文学。新闻报导——报告文学(特写)——新闻小说，这便是新闻文学发展的一个大致的轨迹与轮廓。如果说文学性的报导，还算不上可以自立门户的新闻文学，那么本世纪初出现的报告文学和随后出现的特写，无疑是为新闻文学树起了一面正名的大旗。新闻文学的走向成熟。必然要出现向小说化发展的趋势，这是合乎叙事文学发展规律的。中国的新闻文学发展的速度并不比西方缓慢，成就也不比他们逊色。早在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瞿秋白、茅盾、夏衍等文学大家，就都曾为新兴的报告文学的繁荣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特别是开国以后，报告文学获得了更为丰饶的土壤，有多少名记者、名作家在这个艺术天地里纵横驰骋，建功立业。按说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应该是出现新闻文学突破的最佳年代，新闻小说应该在这个年代吐露芳华，而且我们已经从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等作品看到了新闻小说的雏型。然而，由于政治的原因，新闻文学发展的时钟也不得不

摆了。而这之后的十年，西方却以“新新闻主义写作”惊世了。二十余年后，还是这个记者刘宾雁，东山再起，又写出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新闻故事——《人妖之间》，国外便有人视为小说了，这也许可以算做新时期新闻小说的发轫之作。接着是记者出身的张一弓，他把心中沉淀了十八年的一件历史“旧闻”和盘托了出来，这便是《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而后又是《赵镢头的遗嘱》、《火神》，直到去年的《挂匾》，大概都可以归类于新闻小说。还有一批对当前的社会生活抱有特殊敏感和热情的作家，也开始从现实生活的母体中汲取新鲜的血液，不加虚饰地写起非虚构小说。蒋子龙奉献出《燕赵悲歌》，刘亚洲捧出《女人，你的名字不是弱者》、《中国心》，张笑天又掏出《错过太阳和群星的人》。至此，中国新闻小说的创作实绩已不容置疑了。

从宏观角度看，新闻小说的出现，也是个世界现象。六十年代中期，名为“新新闻主义”的流派兴起于美国，很快影响到西方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他们称为“新新闻主义写作”、“非虚构小说”、“反小说”的创作，大致就是我们所说的新闻小说。这也许可以证明，新闻小说的出现，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现象，而是世界小说发展史上一个具有规律性的新的发展趋向。

新闻小说区别于其他类型小说的本质特征，便是新闻性，也就是小说的新闻化。正是这一特征，显示了它可以独立于世的特殊价值。事件的新闻性、人物的新闻性、环境描写的严格的生活真实性，是新闻小说必备的要素。这一特点，决定了它常常以近焦距的镜头摄取生活，与现实生活保持着同步。这是新闻小说的特长，也是使它易遭非议的“短处”。新闻小说产

生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时代环境之下：多年来那些写中心、赶浪头的趋时之作，已经败坏了人们的胃口，出于逆反心理，有些人一看到文学与现实生活表现出过分亲近，便抱有戒心，甚至还有人从长期的教训中寻找出一条似乎可以维护文学的纯洁性的苦涩经验：文学要与生活拉开一段距离，“文学不能与新闻比快赛鲜”。是所谓“距离”说。新闻小说出现，新闻猝不及防地走进小说，自然难免要引起一些嘁嘁喳喳的议论。难道文学的理想国一定要排除新闻性？新闻走进小说，就一定要亵渎小说女神的纯洁？究其实，所谓“同步说”与“距离说”，不过都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着文学与生活的各种复杂的多边关系，并非是什么水火不相容的冤家。从反映论的观点看，文学本身也并非是一面扁平的镜子，它是浑圆的、多面体的月亮。它可以接受从生活的太阳发射出的各种多样的光：直射的、斜射的、折射的、反射的；近日点的、远日点的；强的、弱的、暗的……等等。非如此，它也就不称其为月亮。同样，文学中的小说艺术，在反映生活上也应该是多元的。可以与生活保持同步，也可以拉开些距离；可以对现实表现出极大热情，也可以深藏起审慎的冷静；可以把视点聚焦在公众最关心、最敏感的新闻事件、新闻人物上，也可以更关注那些最不引人注目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命运上。小说是各式各样的，新闻小说反映生活的习惯的角度与方法，无可非难。

事实上，新闻小说的新闻品格，已经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和赞许。这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毫不奇怪。新闻小说，本来就是随着时代的审美思潮的演变应运而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社会公众的热情被“四化”、“改革”极大地鼓动起来。时代的热情又鼓

舞起人们新的审美情趣。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小说的新闻性格，便自然容易被接受。因为它满足了群众那种追求信息真实、故事新鲜、场景奇特、思辨警策等等的审美需要。当人们突然发现，竟可以把新闻当小说来读，把小说当新闻来看，社会热情便与审美感情完全融合起来，这正是新闻小说获得最大成功的美妙的一瞬。

一种文学的品格的形成，往往与作家有着很密切的联系。新闻小说品格的定型化，自然也 and 它的作者群有很大关系。无论中外，新闻小说大都出自于这两部分人之手：职业记者和少数特殊关注社会的作家。记者的职业，培养了他们职业性的敏锐嗅觉、高度洞察力、可贵的胆识和气魄，以及忠实于生活真实的自觉性；同时也教给了他们从现实生活中发掘题材、主题的特殊习惯角度与方法。当他们一旦驾驭起小说艺术手段写起小说来，也总要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长期形成的新闻职业个性渗透到小说中来。张一弓的创作也许可以说明这一创作实践过程。长达三十年的记者生涯，养成了他记者的习惯，锻炼出了他记者的眼光，在观察生活和把握生活方面，形成了一种顽强执拗的创作心理定势，你要硬是不让他这样写，就等于否定了他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习惯创作的权利。一些非记者出身的作家，也可能扑捉到生活的饱含血肉的原型，写出新闻小说佳作，如蒋子龙、水运宪、柯云路、张笑天、刘亚洲等。显然，在这些作家身上，也潜在着记者的性格和气质。总之，我们可以从新闻小说作家群的创作实践，进一步证明：新闻小说的新闻性品格的形成是自然而合理的，这一品格也是具有独特个性与生命力的。

新闻小说的第二个特征，就是新闻的小说化。有别于文学

化的报告、特写，新闻小说家描写的虽然也是生活中确实发生过的人和事，但避免了报告文学用真名实姓引起的诸多麻烦。最重要的是，它用的是小说的形式、小说的技法，甚至人物的典型塑造、场面的戏剧性描写，也都小说化了。新闻的小说化，正是新闻小说艺术力量之所在。和其他类型的小说一样，它可以从小说的艺术宫殿中寻找迷人的法宝，同时，它自己手中还握着另一张王牌——生活真实的魔力。这就使它有可能获得更大的艺术魅力和思想力量，因为它是张着两个翅膀飞翔。《燕赵悲歌》的巨大社会影响，绝非单单产生于小说本身的艺术力量。全国瞩目的大丘庄，本身就是个活生生的典型，就具有强大的感召力量。文以人传，人以文传，新闻一旦与小说结合，便获得了神奇的力量。

新闻小说是小说，当然它也要把做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当作描写的中心，写人的活动、人的心里、人的命运。无论是作家和读者，都不会仅仅因新闻小说具有独特的新闻性而在艺术上对它降格以求。事实上，近年来出现的新闻小说，在人物的塑造上，与其他类型的小说相比，并不逊色。从艺术规律上看，文学创作的典型化，原本就可以有多种的途径，生活中的具有新闻性的真人真事，有时可以比经过艺术加工虚构出来的人物情节更可信、更集中、更有概括性。张一弓笔下的李铜钟、赵德头，蒋子龙笔下的武耕新等等。在新时期人物形象画廊里自有其独特的神采。

二十世纪初，著名英国科幻作家赫伯特威尔士曾经断言，小说将成为新闻报导的一种形式。如今，果然出现了这种做为新闻报导一种特殊形式的新闻小说。当然，它只能是小说中的一种，不能设想一切小说都要变成新闻报导的一种形式。无独

有偶，俄国的列甫·托尔斯泰也有过预言：将来的世纪，一般将不再虚构文艺作品，如果还有作家的话，他们将不是编造，而是叙述他们在生活中碰巧遇上的那些有意义的、令人喜闻乐听的东西。我们不大敢相信老伯爵的这种预言，我们不认为非虚构的文学、新闻小说会取代纯文学的正统小说而成为未来文坛的霸主，但我们确信，这新兴的文体，必将在小说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新闻小说创作的繁荣时期尚未到来，但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好势头。1984年，中国新闻小说的创作已经获得了好收成。我们编选的《1984中国小说年鉴》（新闻小说卷），大体上还是记录了这一创作实绩。1985年初，又出现了新的可喜的形势：张辛欣、桑晔的近百篇口述实录体文学《北京人》，一问世便引起了小说界极大的关注。张一弓又发表了中篇《流星在寻找消逝了的足迹》、邢卓发表了披露“王亚卓事件”内幕的《祭日》。看来，闸门已经打开，创作的潮头即将冲击下来，不远的将来大概会出现一派壮观的景象，我们拭目以待。

1985年6月 广州——北京

目 录

《1984中国小说年鉴》序·····	孔凡青 (1)
小说化的新闻，新闻化的小说	
——《1984中国小说年鉴》(新闻小说卷)序·····	孔凡青 (3)
燕赵悲歌·····	蒋子龙 (1)
挂 匾·····	张一弓 (129)
错过太阳和群星的人·····	张笑天 (153)
中 国 心·····	刘亚洲 (274)
杜聿明和他的同僚们·····	黄济人 (410)
骑师与美人鱼·····	芸 菁 林 之 (485)

燕 赵 悲 歌

蒋 子 龙

引 子

癸亥年早春的一个上午，我精神亢奋，创作正处在那种所谓“已经进去了”的状态，突然有客来访。

来者是位相识多年的朋友，同时也是编辑兼作家，不必客套，进门第一句招呼就是：“正玩命哪！”

我赶紧诉苦：“半年多没写东西了，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紧迫感……”

“可你还得把手头的长篇先放下。”他说，“人家点名叫你哪！——想不到黄河以北最富的村子，也许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注意，我不是说最富的个人，而是最富的农村），竟出在河北的老东乡，历史上的盐碱窝里！”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没有包产到户，已经是千万元富翁了！也不叫大队，而是农工商联合公司。公司经理是个当代怪杰，他叫我带信给你，原话是：‘五年前我们看了《乔厂长上任记》，当时的副大队长看了四遍。我佩服蒋子龙。但是，乔厂长不如我胆大，乔厂长不如我！’”

我不觉堆出一脸苦笑，心里涌起万千滋味。自从乔光朴这个冤家来到世界上，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乔厂长五岁，我四年未得清静。心想，今后也许不会再有这样的风波了。怎么又冒出一个胆子更大的乔厂长，而且又是点名叫号地和我挂上钩！

朋友简洁地讲了几件那位经理的故事，我心一震。这个送上门的人物，一下子把我从已动笔的小说中拉了出来。千百万群众在创造生活的劳动中，看似偶然爆发的事件，却代表了一种历史的必然，社会的必然，往往比作家费尽心机加工提炼出来的情节更可信、更集中、更概括。许多生活中的平常人或不平常的平常人，往往比作家呕心沥血塑造出来的人物更真实、更感人、更典型！

我问：“你为什么不用他？”

朋友摇摇头：“更深一层的东西他不讲。他说，‘跟你们说没有用。要想知道内里边五花三层的斗争，叫蒋子龙来！’”

这简直是一种挑战，一种召唤。是生活对文学的挑战，对作家的召唤！我毅然放下写了一半的长篇小说，跑下去了。

这部中篇小说就是这样产生的。但不想在此发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声明：“纯系虚构，请勿自动对号，云云。”我想，读者诸君心里都明白，裁判文学的最高法官是时间和群众，与其对反映生活的文学发怒，不如去改造生活！

第一章

男子汉之间真正的友谊和感情，是建立在相互征服的基础上，每被对方征服一次，这友谊和感情就加深一层，更加巩固。

固。这是思想的征服，人格和力量的征服。

我，还有他们——七位本市和外省的编辑、作家，都被眼前这个农民征服了。我实说，文人们喜欢挑刺儿，不容易真正从心里佩服一个人。今天先是震惊，继而敬服，最后简直快成为他的崇拜者了。

其实，他讲了总共还不到一小时，而且他没有讲任何故事，没有讲他们的发家史，没有讲他们赚了多少钱，只给我们出了几个“题儿”。全是一条条带有泥土味儿而又闪烁思想光芒的哲理；是一句句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大实话，而又含有深刻的经验、无穷的意味、农民特有的智慧和幽默，出口都是警句格言式的！

莫非我们碰上了一个天才？他无疑是个会创造思想、制定法则的人，在本质上同那些生活在城里的思想家、经济学家、哲人、教授是一个等级的。同他谈话真是一种享受，一种“精神会餐”，他的思想总是闪闪发光。

然而他对自己的介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叫人无不失望，不可思议。他是道地的农民，只上过“冬仨月、春仨月”加起来不足六个月的学，刚够“人之初”的水平。

那么是他的长相奇伟不凡，透露出有宏谋在方寸吗？也许是吧，但我得拼命在他身上寻找这些东西。个头似乎比我还高，也就是说至少在一米八以上，可是长得精瘦，象个大衣裳架挑着一身蓝色毛料中山服。以前我在农村看到穿这种衣服的人，都是公社和县的干部。现在到农村去，谁要是凭衣帽断定人家的身分，非上当不可。他的气质还是农民，留着过时的小平头，脸上布满没有规则的、错综复杂的皱纹，也许他那深邃的思想，奇特的智慧就藏在那里边？他不是大眼睛，也不那么

炯炯有神，脸色发黄。

但是，他一开口，立刻就把你对他的第一印象、表面印象一扫而光。他仿佛是用第三只眼睛——思想在看着世界，看着你。

他本身就是一个谜，这是怎样的一种农民呢？

—

夜，静得瘆人。深秋的夜风，象剃头刀儿一样着扫荡这黑沉沉、死寂寂的百里大洼。月亮象半张死人的脸，冷光熹微，根本刺不透沉沉夜幕。更何况还有那颗浮游流动的黑云，象老天爷抖开的盖尸布，时时将那半张死人脸遮住，使大地陷入一种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深渊。更甭提那些数不清的吃大锅饭的星星，见有一个半死不活的月亮在支撑局面，就都闭上了眼睛，有的干脆躲到云彩后面睡大觉去了。空气阴冷，夜色凄迷，一个白乎乎细长的鬼魂又走出来了……

团泊洼象一口巨大的破锅，被历史废弃不用了，扔在了华北的东部平原上。座落在锅底的这个稀稀拉拉的大村落，正是大赵庄。这几天庄上闹鬼了。天一黑，已经没有心思穷乐呵的农民们就不再出门，关在低矮的土坯房里，缩在炕头上，甚至早早就钻进被窝，省得点灯熬油。因此，夜不深，人已静。每逢这时候就有个人从庄子里走出来，上身穿一件光板羊皮袄，毛朝里，光皮朝外，白花花、脏唧唧。身影瘦长，弓着腰，两腿象灌了铅，脚步踉跄，晃晃悠悠，行踪飘忽。身后跟着一条牛犊子般的大狗。这不活活是个幽灵吗？他这样整整转了三宿啦！

他就是大赵庄的当家人、大队党支部书记武耕新。

— 4 —